

@ 01 嫁娶六 洞房花燭

到第二天夜裏掌燈時分，踏著山上涼涼的夜氣，迎親隊伍終於到達鄭家半山堂莊前，整個莊子張燈結綵，喜氣洋洋，鄭家的親友都到了。

蓮碧在花轎裏等了一會兒，直到唱禮吉時到，纔在驚天動地的鞭炮聲中，被攙扶下轎，進了半山堂大莊門，送進一間房裏休息。依舊是路上那個迎親的喜婆給她拿來飯菜，服侍她吃了，又打熱水幫她梳洗妝扮，告訴她新郎倌也在梳洗吃飯，吉時到了纔能拜堂。等一切妥當，唱禮宣布拜堂的吉時，喜婆纔攙著她，走進一間大屋。

蓮碧在蓋頭下，只聽見滿屋笑語喧嘩，唱禮的聲音十分高亢，指揮著他們三跪九叩拜天地、拜祖宗、拜父母、拜長輩、拜親友，當然都是鄭家的，叫做「拜周堂」。拜完周堂，父母長輩親友都給了拜錢，從此她便是鄭家的人了。

之後喜婆攙著她，塞了紅綢牽巾的一端在她手裏，新郎倌執另一端，牽著她出門，卻又送她進了一乘披紅紮花的小轎。新郎倌一直牽著紅綢牽巾，走在小轎前頭，喜樂伴著小轎，慢慢走了好一陣纔停下，下了小轎，她終

於被新郎倌牽進一個院子，入了洞房，在洞房裏，又被唱禮聲指揮著，與新郎倌夫妻交拜，拜畢被攙起身，扶到喜牀邊，和新郎倌一左一右，並排坐在喜牀上。

唱禮聲再次響起：

撒帳東，簾幕深帷燭影紅，佳氣鬱蔥長不散，畫堂日日是春風……撒帳西，錦帶流蘇四角垂，揭開便見姮娥面……撒帳南，好合情懷樂且耽，涼月好風庭戶爽，雙雙繡帶佩宜男……撒帳北，津津一點眉間色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月娥喜遇蟾宮客……

撒帳上，交頸鴛鴦成兩兩……撒帳中，一雙月裏玉芙蓉，恍若今宵遇神女，戲雲簇擁下巫峰……撒帳下……來歲生男定聲價……撒帳前……文簫金遇彩鸞仙……撒帳後，夫婦和諧長保守，從來夫唱婦相隨……

隨著頌讚，有人把五色彩果撒在牀上和他們身上，棗子、栗子、花生、桂圓、蓮子、核桃、荔枝……這些結子繁密的果子，夾著銅錢，紛紛落在兩人懷中，祝福他們早生貴子，襟懷裏果子越多，夫婦得子也會越多。

等頌讚完畢撒完帳，鬧喜的人都退出去，房裏靜下來。蓮碧聽見有人進進出出，提水端盆地忙了一會兒，然後走近前來，她聽見一個少女的聲音對她說：「三少奶奶，我是三少爺的丫頭幺妹兒，我睡在下房裏，少奶奶有

事儘管叫我。三少奶奶轎子裏的隨身衣物，我都放在牀下的櫃子裏。」說完又站了一會兒，好像在等吩咐，這時聽見新郎倌開口道：「你去吧。」聽聲音很溫和，蓮碧心中稍安。折騰了兩整天，她覺得十分疲乏，但又不得不打起精神，來應付身邊全新的人和事。她的聽覺變得十分靈敏，捕捉著所有的聲音，因為她的眼睛在蓋頭下毫無用處，只看得見走近她身邊的人的腳。

小丫頭出去了，她聽見她帶上門的聲音。她心裏緊張，不知道接下來該做甚麼。哦，蓋頭，該他揭蓋頭了。她等著，等了好久，卻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她感覺到他就坐在她身邊，為甚麼不揭蓋頭呢？



思翰摘下禮帽放在牀頭櫃子上，微微轉臉，瞧見她單薄地坐在這四柱高聳的香柏木大牀的牀沿，蒙頭蓋腦的，知道是揭開蓋頭的時候了，卻怎樣也舉不起手來。他一方面覺得這一切荒謬可笑，一方面又按部就班，一步步做到現在，心裏對自己感到詫異。他對女性完全不瞭解，更對這個已經成為他妻子的人幾乎一無所知，這使他心裏既警扭又難堪，不知道該怎樣面對她。他沈思半晌，突然覺得她身子晃了一下，想到她累了這兩天，心裏有點可憐她，又回想起她拜別娘家的情景，心一軟，就把懷裏喜袍兜著的五色彩果銅錢放到牀上，站起來到她面前。

她的身子確實在微微晃動，是累還是怕呢？他想著，伸出雙手捏住紅蓋頭兩角垂下的兩條金色流蘇穗兒，掀起蓋頭，立刻看見精緻的鳳冠下，一頭烏黑的頭髮，閃著光亮，豐厚的髮髻上簪著金玉頭飾。她低著頭，看不見她的臉，他伸手托起她的下頰，怔住了，小巧精緻的鳳冠下面，是一張美麗的臉，紅燭光下更顯得嬌柔婉變，那任家的鼻子在她臉上，倒更給她添彩了，使她的臉看上去不同凡響，有一種孤高的味道。他不自禁地用拇指輕輕撫摸她的臉頰，細膩光滑，突然看見她一雙長長的鳳目一閃，兩隻綠玉耳墜輕輕晃動，飛快瞥了他一眼，心中默然，她也很想看看他呢！

蓮碧一眼瞥見面前的人，有一雙溫和的眼睛，眉目清秀，頭髮濃密，個子也高，心裏一塊石頭落地。他放開她的臉，她依舊又低了頭，看見自己衣裙裏兜著五色彩果和銅錢，腳下是又長又寬的腳踏，香柏木的質地，刻著

繁複的花紋，四隻榻腳象腿出牙，雕成彎彎的弧度，向外鼓出，腳踏下是鏗亮的細墁大方磚地，房裏到處紅燭高燒，讓她感到溫暖安寧，不禁輕輕呼出一口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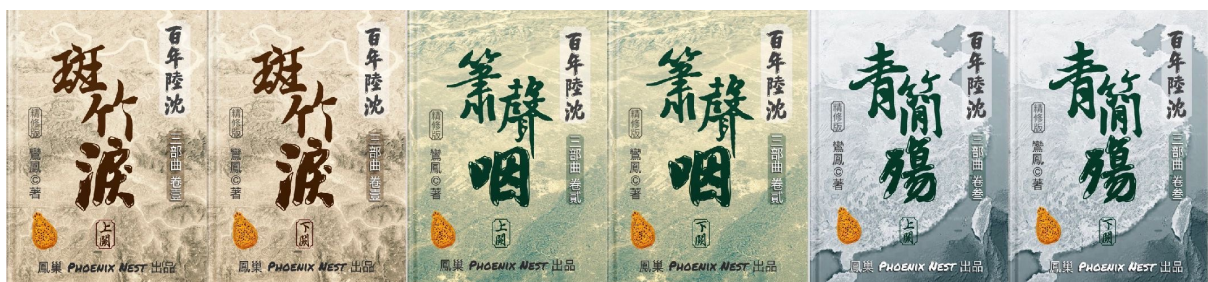
她提起裙幅兜住彩果，把果子倒在牀上，打開一直挽在手上的紅綢小包袱，拿出那幅牀單，見他還站在她面前，就抬頭望著他，看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這一次她看得仔細，那張線條分明的臉上，額頭飽滿，下頷方圓帶點尖，居然……如此俊美！他的神態安詳和氣，看來是個好脾氣的人。她慢慢站起來，轉身，用包牀單的紅綢單，把牀上的果子兜起來，思翰也爬上牀，把牀上各處的果子聚攏來，放在紅綢單上。撿乾淨牀上，思翰接過紅綢包，把果子銅錢都倒進牀前腳踏一頭的櫃子抽屜裏，果子太多，裝滿了幾個大抽屜。

他提著紅綢單一轉身，怔住了。蓮碧已經把牀單鋪好，思翰看見一朵巨大的紅牡丹臥在一大幅潔白的巴緞上，鮮豔奪目，使他幾乎不能呼吸。怔了一會兒，他的眼光從牀上移到她身上，她正站在他面前，面容姣好，身材修長。他眼裏飄過眩惑迷離，嘴唇微張，默了片刻，手裏的紅綢單飄落，他慢慢跨前一步，伸手拉住她兩隻手，摸到她手掌柔軟溫暖，手指纖纖，心裏一熱，口裏卻道：「你累了吧？」蓮碧低聲答道：「還好。」停一下，又說：「你也累了吧？」兩個人同時微微一笑，都感到輕鬆多了。思翰從牀頭櫃子上托盤裏，端起紅綢相繫的兩隻酒杯，遞一杯給蓮碧，自己端起

另一杯，扶蓮碧坐在牀沿，自己挨她坐下，兩個人錯手喝了合歡酒（合盞酒），他接過蓮碧的空杯，仰放在托盤裏，自己的空杯覆在旁邊。

思翰輕聲道：「都好了，我們歇吧。」拉著她的手站起身，走到門邊，插上門。蓮碧看見這洞房是連著三間的正房，思翰插的門是中間堂屋的雕花格扇門，堂屋兩邊各有一個很大的雕花月洞門，分隔開兩端的房間，他們這間是臥房，臥房裏貼後牆是一張佔了整面牆的香柏木大牀，大牀對面全是雕花窗戶，窗下是一個茶桌和兩架竹躺椅。雕花月洞門對面貼牆是一個帶鏡子的大妝檯，妝檯和窗戶之間，還有一道小門。

他們正站在臥房的雕花月洞門旁邊，她看見他仔細地放下縮在月洞門兩邊的大紅繡金線軟緞帷幔，然後又拉著她的手回到牀邊，一起站在牀前寬寬的腳踏墊上。

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©2022 鸞鳳 Phoenix @ 鳳巢
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